

第四十六课 闭关撰著与觉囊护法

〔财旺诺布 32 岁（1729 己酉土鸡年）·闭关撰著 | 地点：佐隆→阿里木斯塘〕

今天是第四十六堂课。前面讲到，财旺诺布广弘佛法、遍历各地朝圣，每到一处便向僧俗大众敬献供养、传授正法。这段期间，许多有名的实修者、大修行人与虔诚信徒不断向祖师聚集，祂也将种种殊胜妙法传给他们。祂三十二岁这一年，进行了时轮金刚的闭关，并在关中撰写了几部论著；闭关圆满后，又应当地僧俗二众之请，为他们传授相应的教法与灌顶。从这里可以看到，闭关当中并非什么事都不能做。

对成就者而言，上座时精进修持，座与座之间——所谓「座间」——亦可努力传法、著述。也有一些寺务繁忙的大成就者，每天固定四座法修持，座间便在关房窗口为信众摩顶加持。方式虽多，但除了闭黑关这类对环境有严格要求的特殊闭关，其余闭关在座间都可以从事佛行事业，只要不离开关房即可。至于一般俗人，座间仍不能离开房子、不能随意做别的事，要把心完全投入善法。

最好的方式，是座间仍维系着所修本尊的观想、尽量不离禅定；中间可以处理准备餐点、打扫等琐事，有余暇则读些佛法著作。但若是修加行这类有次第的闭关，情况就不同了：看书虽也是善法，但为了不干扰加行概念的培养，这时对正在学习的段落以外的部分，暂时是不看的。可见闭关自有它的弹性与取舍。此后，财旺诺布前往佐隆。祂此时所经之地，多在西藏与尼泊尔交界一带，即今日所称的穆斯塘；佐隆是古称。

前往佐隆途中，祂顺道应门卡尔宗一位贵族后裔、地方官员贝久，以及其兄弟洛桑扎西之邀，圆满了他们求法灌顶的心愿。由此要知道，向根本上师求法，未必在乎供品如何。我们敬献的供品，其实是上师观察有无传法缘分的一个缘起物，并非上师贪图、或喜好供品的好坏——不能以为上师会去计较供品优劣，那大多是为

观察传法缘起。所以敬献供养自有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真正想求法、脚踏实地的修行的决心。

有了这份恳切，纵使没有殊胜的缘起物，上师也会从别处观察。比如进来的环境，有点像易经占卜，看整体气象：来者穿什么颜色、从哪个方位进来，结合起来便成一个卦象。上师也会看人进来的方位、光线，这也是观察的缘起。就像当年密勒日巴大师闭关出现征兆后来找玛尔巴大师，当时玛尔巴大师正靠着窗边、脸朝窗睡着，阳光正照在身上；密勒日巴大师悄悄从背后将大师唤醒。

玛尔巴大师便说，因这缘起——阳光照下，代表法门将弘扬光大；但他进来时自己是背对着睡的，所以师徒二人这一别，日后便再难相见了。有些成就者便是这样观察缘起。而在佐隆当地，有一位名叫坤桑钦列旺姆、「普贤事业自在母」的，应是当地有名的空行母。这名字与觉囊派另一位女性空行母大成就者几乎一样，很多人会搞混：觉囊派多罗那塔大师的一位大弟子，名叫根嘎钦列旺姆、「遍喜事业自在母」，两者只差一字。

年代虽相差不远，但觉囊派这位根嘎钦列旺姆，在军队入部、这位至尊母尚未出生以前就已圆寂，年代偏于第五世达赖时期。从她的传记也看得出，觉囊派与五世达赖之间其实没有太大矛盾。当年五世达赖在宗教情感上是想保护觉囊派的，只是当时军权掌握在蒙古人手上，他没有太大实权，无从阻止，只能表面上附和军队的做法；私底下，他对觉囊派十分包容、保护，密室里藏着大量觉囊派典籍，包括许多后来成为孤本的珍贵法本。

此外，五世达赖也为觉囊派做了不少帮助。像这位根嘎钦列旺姆，在宗喀巴大师圆寂之后曾去面见五世达赖，五世达赖给了她许多褒奖、礼物与祝福，鼓励她继续弘扬觉囊派教法、不令断绝，并安排了种种顺缘；她也在五世达赖座下领受了许多关于五世达赖自身伏藏法与法器的法门。可见私底下，格鲁派与觉囊派并无真正的隔阂——所谓的对立，多是后人对历史的误解。

这位至尊母坤桑钦列旺姆与财旺诺布同代，跟觉囊派那位女祖师根嘎钦列旺姆约差半个时代、五六十年。总之，财旺诺布应她之请为大众传法，并在当地创作、

诵念了一部自己的教言歌集。此后，祖师往霍藏北方，去朝拜香巴嘎地区非常有名的大成就者唐东嘉波的修行圣地日沃切、「吉祥大山」。这段路途极为艰辛。

财旺诺布说，此行因随行信众极多、要顾及众人状况，花的时间比平常更久，也遇到种种困难；但祂以利他弘法的坚定大愿克服万难，终于抵达隆顿珠林。很多人对唐东嘉波大师的认识，大多停留在他是藏戏创始人、又建了许多铁索桥。他确是西藏第一位建造铁索桥的设计师，史上被尊称为「铁桥大师」。

他所造的铁索桥至今仍被视为圣物：桥上用的铁并非寻常之铁，而是特殊合金，这也是一个不解之谜——寻常铁必生锈，它却不知用了什么方式、掺了什么成分，历经千年都几乎不锈、不易破损，坚固耐用。而且铁索桥的搭法并不合乎今人所知的建筑逻辑：一条极长的锁链，中段承重必然极大，但两侧支撑处并无多少加固，看似简单，却能屹立千年不塌，多半是后来人为因素才损毁，而非年久劳损而塌，实在特别又厉害。

放眼全世界，恐怕再没有像唐东嘉波大师这样式的铁索桥，也没有类似的，极为独特。许多人也认为唐东嘉波大师是莲师亲自变现的化身。而除铁索桥之外，唐东嘉波大师还有一件极为重要的事迹。他的传记里提到，他建造了巴里沃切吉祥多门佛塔这样一座重要建筑。此塔今在雅鲁藏布江畔一处名叫仲达仁的地方。当初唐东嘉波大师住在仲达仁的门堂一带时，便想在此建一座这样的佛塔。当时那地方有一位掌管一方的执政者、官员。

唐东嘉波大师去向他交涉，说当地百姓既要缴税、又要为官员承担大量劳役；他希望做一个交易：他想在当地建一座极殊胜的大佛塔，建成后既能改善当地经济、又能招来众多朝圣者；而建塔功德极大，官员若能同意，自身也累积巨大福德、抬升名望。他希望让那些缴不出税、觉得税重难缴的，以及被征去服军役的百姓，改来参与建塔，以此免除税役，并广为推行。

在今天，我们有很多高科技机器，建一座大佛塔不算难事；但在过去，随便盖一间房子都不容易，需要很多人力。像我养父那边，二十几年前用手工盖几道围墙时，也是村里十几个人一起来，每天煮一大锅羊肉、羊肉粥让大家吃饱，饱了就用

牛粪拌地上的黏土，一点一点铺出几道围墙。放到今天，若有砖头和好机器，一两天就能盖起；可用传统手工一点一点搭，十几个人也花了一个礼拜。

何况当年要建巴里沃切这么大一座佛塔，需要的人力更多——那地方以今天看不过一个村镇大小，自然是全村全镇有空、有力的人全下来帮忙。总之，唐东嘉波大师这桩交易，当地官员也很认同，便同意了，于是开始规划巴里沃切佛塔的兴建。巴里沃切佛塔在今天看，可算西藏最重要的佛塔之一，与白居寺佛塔、泉阳大滩林寺的泉阳大塔、桑耶寺的四座佛塔等，同列藏传佛教史上最重要的几座佛塔建筑。

规划既定、百姓加入，但官员另有一个要求：由他们自己的下属担任监工与财务。可这些官员监工时异常严苛，把大家当奴隶使唤，做不好就责骂训斥，引起百姓反感，许多人因此不想建塔了，开始发懒、心生不情愿。唐东嘉波大师为此又与官员交涉了一次，说不要用这么严苛的方式强迫大家，否则会生大障碍；与其你们强迫百姓，不如由我亲自负责监督，我们不该这样对待帮忙的人。

交涉之后，又从当地抽调技术极高的工匠专责技术活，官员也把大量木材等必需建材全数供给唐东嘉波大师。这里要知道，一位大成就者、菩萨要兴办佛行事业，也需功德主的参与。唐东嘉波的教理里便提到，佛行事业的开展、佛法的推广，离不开上师、功德主、僧俗二众三者的协同合作，缺一不可，彼此尊重帮助极为重要。

后来在兴建过程中，大家也觉奇怪，因为唐东嘉波大师看似没什么高明的设计概念，对今人所谓的设计技术、方法似乎并不在行；但他多处以神通、以异于常人的能力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他的传记里提到，起初砌第一层塔墙时，众人用寻常、简便的方式垒墙，垒得矮还好，可越垒越高，就出现摇晃、龟裂的问题。大家非常沮丧，心想：这位唐东嘉波大尊者好像也没什么，叫我们建塔，才砌第一层就没个好主意，回头塔一倒，我们全埋在里头了。

许多人因此感到死亡的恐惧，也变得消极，开始不作为、不肯好好干活。于是唐东嘉波大师劝告开示：对世俗之人，考虑死亡是必然，没有错；但对修行人，则

应有恒常长远的远见。我们是为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而建塔，纵使此生无法圆满，也要发下清净善愿，愿来世继续完成，让愿力更加增长广大。他讲得极好的一点是：很多人一想到会死就消极、什么都不做了。我们讲修出离行时也常有这问题。

唐东嘉波大师这番话很重要——若你人生所求只是世俗欲乐，那考虑会不会死，没问题；但若你相信因果业力、知道有来世、有轮回，并想解脱轮回枷锁，那么除了考虑死亡，更要有一份广大长远的眼光，把事情放远。修行不是一辈子的事，而是生生世世的事。这辈子没修完，下辈子接着修，要努力发愿：愿我此生若未及解脱便死去，来世能记得前世的记忆、延续前世的境界继续修。

其实即使不发愿，只要没有太多障碍，我们每一世修行的经验与境界也不会消亡，会带到下一世、潜藏在阿赖耶识的种子里，并非这世没修完、下世就从头再来。虽然我们看到许多转世活佛转世后仍要从头学起，但那只是一个过程——他们前世已学成，维系着上一世的记忆与体验，这一世重修极快，我们要几十年才能达到的，他们几年甚至几天便成。

就像财旺诺布的传记里，祂许多闭关都极为短期，却能在很短时间内证得极高成就；正因祂前世每一世都不断累积修行境界与功德，许多法门在过去世早已证悟，这一世只是稍加复习，便能唤醒前世的记忆与体验。唐东嘉波大师又说，若能建成此塔，地水火风的四大不调、种种天地灾变都能止息。我们知道，瘟疫、旱灾、庄稼不生、洪灾等等，会夺去无数人命；无论你从世俗还是修行人的角度想，建这座塔对你们都有极大的帮助与意义。

而且，只要你们同心参与，所有结缘的众生未来都必能往生极乐。经唐东嘉波大师这般劝勉，大部分信众又重新生起信心与斗志，此后加快了施工进度。据说塔前有一条交通干道，是要缴税的，很多民众不明白靠这劳役积累善业的道理，反倒想贪小便宜绕道避税，后来甚至聚众策划对抗官员的缴税，四处散布谣言，想把建塔工程拦下、不让大家继续。唐东嘉波大师也只得辛苦地四处平息谣言引起的纠纷。

所以宝上师说，在今天看来，神通也好、咒力也好，都不算多厉害的能力；他觉得，利用法律规范、以及这种造谣煽动的手段所造成的麻烦，远比神通咒力棘手。这里也一样，唐东嘉波大师虽有大神通，遇到这种事也只能亲力亲为、四处劝勉劝解。同样，我们替上师承担佛事时，也要处处行善、结善缘，不要抗争对抗。若遇不公之事，要合理如法、依法律途径解决；其余时候，尽量以和为贵。

就像龙树大师所说，行善业要前善、中善、后善，愿整个过程都与人结善缘，让大家和和气气地圆满一桩善业。哪怕最终结果未必完美，至少发心清净、结果清净，这便是另一种好、另一种完美。后来这桩缴路税之事，与当地群众及附近寺庙发生了激烈冲突：有群众聚集包围建塔工地，要阻止工程。唐东嘉波大师的弟子中，不少人主张反击，便派出几个较有能力、有力气的人去对抗。

这时唐东嘉波大师说：此刻你们彼此抗争，无论出于哪种发心，都是不好的；越在这种时刻，越需修持忍辱。我们身为修行人，接受供养与服务时，不能以恩相报、反倒发动冲突，这会毁坏誓言，也断绝了师徒之情。听了这话，本要为唐东嘉波大师主持公道的弟子们便打消念头，重新专心工作、修持忍辱。

后来抗争群众要破坏铁索桥与佛塔基础时，唐东嘉波大师示现神通：他在佛塔各个角落划线，现出无数手持武器、面貌威吓的强壮男子守卫，令众人不敢靠近，抗争的群众因此只得放弃进攻。但佛塔越往上叠，地基与墙体不稳的问题越发严重，用料越来越多，许多地方出现巨大裂痕。众人便向唐东嘉波大师抱怨，说这真是气运不好，再盖下去，等盖好之时便是大家一同死在里头之日。

唐东嘉波大师说，我建此塔，并非只为一时虚名、显示自己厉害、成就一桩伟业；我是要它在当地长久保存，为一切人、天、天龙八部，为三界众生的福祉与解脱而建。所以这问题我来解决，你们不必担心。随后唐东嘉波大师加持祈请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各化一分身，融入建筑的墙体之中。于是这些墙体虽当时裂缝极多，却始终不倒。

这座八十六层的佛塔直到今天，虽年久有些塌裂，大体仍维持得不错，历经上千年仍屹立至今——这确与铁索桥一样，靠的是加持力，而非高科技或特殊技法。

此后唐东嘉波大师又在塔内墙壁上绘了许多唐卡壁画，说画成之后能起到防止瘟疫传播的缘起。为此他请来许多著名画师，又四处发掘、寻找绘画材料；有些找不到的，便靠取伏藏、召请土地神与龙神来获得珍贵颜料。

黄金、朱砂之类，也靠唐东嘉波大师的预言与指示，让画师们前往特定之地，带着给当地土地神的书信，到了便将信放在那里，就取回大量金沙与各种矿石。塔成之后举行开光，据说开光时天空显现天龙八部、香巴嘎地区与印度西藏的历代传承祖师，以及种种奇妙景象，环绕于虚空之中。此后这座巴里沃切佛塔整体极负盛名，人人都认为它本身具有巨大加持，可说整座建筑的一石一泥、一砖一瓦，无不承载着唐东嘉波大师亲自的加持。

所以如今许多人去朝圣时，东抠一点、西抠一点，甚至把砖块带回家。这固然出于信仰，也是好的，但对维系古迹总是有些破坏。就像现在许多有名的圣迹已看不到了，便是信众不断拿取所致。就如我在《佛陀传》里提过：印度本有一块很有名的、佛陀留下脚印的石板，各国国王都拿礼物、派使者去敬奉。后来有一天，其中一位——应是中国派去的使者——心想：这么神圣的东西，怎能只放在印度？难道我们国家不能拥有？

自己供着，就不必专程跑来了。于是忍不住拿榔头敲了一块下来，偷偷带回国。其他国家的使者见了，也不阻止，反倒觉得这也是个办法，于是各敲一块；敲着敲着，整块石板被敲碎，被各国带走了。这块极有名、极有价值的佛陀脚印石板，就这样消失人间，被信众「分尸」了。

据说这石板极特别：它的大小是量不准的，每个人量出来都不一样——国王的心量、菩提心的心量小，量出的长度就小；心量大，量出的就极大，任何仪器都量不出它准确的尺寸，实在神奇。此后巴里沃切佛塔也历经许多官员、执政者的敬献供养，包括当时的明朝皇帝也曾派人向塔献供。它是一处极为重要的圣迹，大家若有机会去朝拜是非常好的，可说与泉阳大澹林寺的泉阳大塔齐名。好，我们等一下再接着讲。

在成圣期间，财旺诺布在《法集》里提到，祂创作了一篇《长寿修持无死喜藏祈请文·深广胜成就》，文中自署为「无造作的大圆满瑜伽者、瑜伽密咒士、无着内道大比丘财旺诺布」——祂许多作品都以自嘲、甚至骂自己的方式写成，很是有趣。祂的教言里常常骂自己，且不只骂自己，有时还跟本尊抱怨，也颇多，很有意思。

这段期间，财旺诺布还去拜访了当时一位极有名的成就之主——被称为雪域山护主的化身、大译师仁钦桑波的转世，名叫康隆巴钦布·贝玛仁增旺根加布、「莲花持明自在王」。在他座前，祖师圆满听受了深奥秘密光明金刚藏教法的源头——由已成就长寿无死虹光身的伟大班智达无垢友·贝玛拉米札大师所传的《宁提》六十部口诀，以及深奥四类经的成熟灌顶与传承；此外还领受了《噶玛宁提》的传承、北藏《意成就·精义明灯》的深奥导引，以及大圆满经部灌顶。

这位成就者如今在历史上或许没那么有名。他与后面要提到的另一位成就者——多玛巴钦博·仁增贝玛多杰、「持明莲花金刚」——同为当时极负盛名的大成就者。两人主要弘法、发迹之地，在今天的吉隆一带，尤其是尼泊尔的优莫雪山。优莫雪山与吉隆本是同一座山脉，只是分属两边：一边在今中国境内，另一半在尼泊尔境内，翻过山就是另一个国家。

康隆巴大师与多玛巴大师都是吉隆地区有名的大成就者，尤其住在优莫雪山后面一处名叫朗扎的地方，是当地极有名的上师。过去喜马拉雅山区自成一套传承体系，那里的成就者与寺庙也会接受一些外来藏传佛教大师的法教，在当地形成自己的传承规模，也有自成一系的佛教历史。总之，二位都是那一带极有名的大成就者，尤其康隆巴大师，对当地宁玛派远传教法贡献极大。

财旺诺布在他座下，领受过《经幻续》三者当中《经幻》的部分——这部分都是在康隆巴大师座下得到的；似乎也在他座下受过十万命续中某些部分的传授。而在此之后，财旺诺布又反过来给这些成就者传授大圆满，成为他们的上师。一般而言，除自身认定外，便看法教的殊胜性：传大圆满的上师是最重要的上师地位。

二人互为师徒时，一方所传是较共通的法门，另一方所传是不共、更深奥的法门，则授予较深法门的一方算作上师——当然这也非绝对，终究还看双方彼此的认定。总之当时，喜马拉雅山整个地区的佛教领袖、许多大成就者，都成了财旺诺布的弟子。传记里提到「于我座下领受大圆满教法之受持者」，可见确是财旺诺布把大圆满的一些教法传予了他们。这位康隆巴大师对财旺诺布给予极高的赞赏与劝勉，说使我们智慧的法乳交融、互授彼此法门。

他又说，正如诸多经续一致称颂，上师是一切安乐的根本，如《时轮金刚》续中所云：「若能以清净虔诚之心，令具足功德海的导师欢喜」，则世间与出世间两种成就，都将于此生获得。回想早年我在康区与西藏各地行脚流浪、过着摒弃世俗的头陀行时，凡信众供养我的供品，我都毫无保留地转供上师。

诚如教言所说，不可贪图上师的财物，应摒除一切对上师及其眷属的恶念与损害之想；我始终秉持此念，即便所供财物最后被上师退回，也绝不私自留用。这里特别提到，财旺诺布对三昧耶戒、对上师的这一分做得极为彻底，历史上也少有人能做到这种程度。他把所得的一切供品，无论走到哪里，都完完全全奉献给当时所遇的上师，毫无保留，也全然不顾自己往后有没有饭吃。

他又想：东西既已供出，便属于上师，就算退回，也仍是上师的，我要拿它去做利益众生的事，不会自己享用。这是财旺诺布一辈子极为坚持的信念与做法。当然，这并非说我们受了上师所赐就不能用、非得转送他人不可；有时那是一种缘起。但无论如何，如今上师所赐之物，我们以清净心欢喜受用，也要借此契机发菩提心，愿生生世世追随佛菩萨、得甘露法味，以此为媒不断发愿，这习惯一定要养成。

就像过去世中，提婆达多害过佛陀多次，可佛陀发大愿时，他也跟着发愿：说我虽没帮你什么、甚至害你，但就凭我害你而与你结下的这份因缘，愿我生生世世得你救度、最终成为你的弟子而解脱。可见恶愿发了尚且有效，何况善愿。所以不要把发愿当成轻薄无谓之事。前面讲过，修行不是这一辈子的事，而是生生世世的

事，我们不只为这一世打算，还要为未来每一世打算，因此要不断发这些善愿——它们将来必会开花结果，成为未来的助缘。

尤其与自己的上师有任何媒介、契机，无论好坏，都要努力发愿。若自身障碍烦恼轻微、罪障忏除得多，这些愿甚至当世、当下便能成就的也很多，就像释迦牟尼佛的传记，他成为登地菩萨后，许多善行都是当下发愿、当下成就。此后，色桑活佛也特意前来拜访财旺诺布。

当时聚集于此的，还有前面提到的康隆巴大师·贝玛仁增旺根加布的大弟子、心子嘉沃杰·桑阿丹增仁波切，以及贝玛求登寺的传承上师们；还有索隆当地一位咒士南嘉巴沃、「天铁勇士」；一位扎那巴的密咒士噶玛达威多杰、「四叶月光金刚」，也是当时极有名、有神通的密咒士；还有索龙地方的官员南卡贝桑、「虚空吉祥贤」。他们都是喜马拉雅山流域赫赫有名的大师，各自带着眷属前来向他求法。

财旺诺布说，他依照他们的根器与修行境界的不同层次，给予相应的法门引导与传承。像多玛巴与康隆巴大师的家族，直到今天仍历代维护着他们的传承，其中有许多关于财旺诺布的教法，至今仍在自家修持，也时常供奉着财旺诺布的一些遗物。这些家族至今仍与宝上师有往来。

宝上师自己的著作里，就有好几篇是赠给多玛巴与康隆巴当年家族后人的——因他们祈请上师赐一篇祈请文，上师便写了一篇给他们，这在上师的诗歌集里是有的，可以找来看。努贡切，译过来叫「西大寺」或「大西寺」——「努」是西方，「努贡切」指较大规模的寺庙，应译作西大寺。财旺诺布在努贡切住了几天，其间观察到寺中护法努贡布拉登至今仍重情重义地守护着当地与寺庙，便要求色桑活佛带领僧众精进修持这护法的仪轨、每日不辍。

努贡切也是一座北岩藏多杰札传承的寺庙。财旺诺布的弟子中，北岩藏多杰札教派本就极多，包括我们如今所知的秋桑仁波切——我们的事工秋桑仁波切——以及赤桑活佛、有名的娘供仁波切等，这些多杰札有名的成就者非常多，都是财旺诺布的弟子。财旺诺布各大教派的弟子都有，而宁玛派中以多杰札传承的人最多，与

他们的关系也最好，交流频繁。祂也常委派多杰札的许多活佛弟子协助佛事、或帮助其他寺庙。

从传记看得出，这些多杰札的弟子对财旺诺布极尽忠职守，祂让他们做什么便乖乖去做，毫无不耐、毫无怨言，忠心诚恳地把一切安排如法完成——这也可说是多杰札传承许多活佛的一个特色。也正因这份因缘，这一世找到的许多法物，这些活佛、仁增也都希望交由上师来做，只是上师这一世说不想做这些事，可许多教派仍恳求他做。总之努贡切如今是第四世色桑活佛所辖的寺庙之一。

说来这一世，正是因色桑活佛随财旺诺布一同到努贡切住了几天，财旺诺布将寺庙的建设与各方面修法之事托付给色桑活佛，此后历代便成为色桑活佛所辖、照顾之地。后来他们又到了一处圣地，名叫林阿札玛宗、「郎红岩县」。林阿札玛宗是今天很有名的一处圣地。财旺诺布说，他们到林阿札玛宗朝拜时，发现这圣地虽有名，当时却无人护持、保养、管理。许多圣地都是如此：无人长期守护便荒废，荒废后里面的东西坏的坏、失的失。

所以守护圣地、圣迹也是极大的功德。有些对佛菩萨深具信心的人，牺牲一辈子专去守护一处圣迹，都是极不可思议的。我们若遇到这样的机缘、这样的人，都应该努力给予供养、发心，助他终身成办这桩善业。这对佛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为深入修行者提供一处好场所，我们需要保护好。另一方面，许多圣迹我们佛教徒自己不顾，便会有外道徒拿去据为己有。

我们如今所见印度、尼泊尔许多圣地，正因后来缺了佛教徒的管理，结果被印度教占据，有些至今拿不回来，我们要去朝拜，还得乖乖进外道的庙、乖乖给钱才进得去。像现在的印度菩提大塔，进去后觉悟佛前有一个巨大的保险箱——不是功德箱。那功德箱既不属于菩提大塔、也不属于寺管会。当初他们向外道买下菩提大塔圣地时，外道说什么都可卖，唯独觉悟佛前一块长方形的地不卖。大家想，那么小一块地能干什么，便说不卖就算了。

结果外道就在那儿摆了一个巨大的功德箱，此后所有朝拜信徒投的钱全归了外道——他们很会动脑筋。总之，守护好这些圣迹很重要。祖师见林阿札玛宗的圣地

缺乏管理，便任命色桑活佛守护此地，并建立起守护圣地的基金或团体。据说自那时起，色桑活佛便负责管理了许多年。那里也有不少出家人、有僧团。财旺诺布在那里作了广大灌顶，满足众人期待，也在当地修持。

林阿札玛宗其实是密勒日巴大师著名的圣地之一，祂过去曾在此山洞修行一段时间。后来当地人将这山洞、这圣地供养给财旺诺布，财旺诺布再托付色桑活佛维护管理，那里后来也成了一处小范围的寺庙。此地在今日的阿里地区，就是我们之前去过的吉隆一带。后面讲到，后藏的冈波切、「藏冈布齐」，是无等曲旺嘉参大师的驻锡地，是过去这位有名的大师弘法扎根的圣地。

财旺诺布在那里一处名叫曲桑的地方，遇到了曲桑喇嘛、曲桑仁波切，在他座下得到北岩藏多杰札伏藏大师噶旺多杰宁波的普巴金刚灌顶及其他教法的近传传承；财旺诺布也反过来授予对方大圆满的甚深教法，成为曲桑仁波切的上师。这一世宝上师、我们的师公丘桑仁波切，前世正是财旺诺布的弟子，后来也在财旺诺布的伏藏事业上有重大贡献，与色桑活佛一样。所以这一世的丘桑仁波切，把许多法物与重要责任都托付给宝上师。

后来丘桑仁波切在我们妙乘法苑圆寂，为金刚桥副座法王。他圆寂的故事网络上也看得到：前段身体虽不适，仍一直努力修持传法；后来见到护法与传承祖师前来迎接，最后把许多事嘱托给宝上师，打了许多电话向诸位传承上师告假，才圆寂的。丘桑仁波切虽是多杰札教派的副教主、仅次于总教主，而多杰札在宁玛派地位极为崇高，但他这一世却颇为坎坷、少人知晓，甚至多杰札其他活佛的名声都比他大些。

一方面，有人认为他异常低调——他极严格地守持三昧耶戒，故不夸张、不显露自己的能力与智慧；另一方面，他也不太近人情，守戒严谨之时，许多人情世故都顾不上。当年丘桑仁波切在我们中心传法那段期间很是辛苦，常要准备大量东西，因为一切缘起物若没备齐、没如法筹妥，他便不灌、不传。那时我们也很不懂事，许多三皈依戒都没守好、许多事不知该怎么做，都由宝上师一人全权负责。他也常骂人，说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要求极严。

也正因他对法、对戒律的坚持，不太受大家欢迎，得罪了不少人，连弟子被上师骂了也不开心。所以他早年弟子很少，也不太受重视。后来宝上师以极大的恭敬心，事事如理如法地承侍丘桑仁波切，因而完全得到他的认可。

丘桑仁波切不会随便传法，不是你想传、或供养点东西他就肯传，要求极严；但他也毫无保留地把许多殊胜妙法在妙乘法苑传了出来，包括《房杜金刚传》、八大黑鲁嘎等许多重要的宁玛派法教，都毫无遗漏地传给了宝上师与我们信众。他当年传《欲界愤怒尊》时，也多有神通示现。譬如他以截手印的方式，在开启坛城门的次第时截一个手印，我们大殿的门竟在无人触碰下全部自动打开；作诛法时，又把天上的雷全数招引进大殿，将朱砂之物焚毁。

这类神通事迹很多。直到丘桑仁波切圆寂后，众人才慢慢开始纪念、怀念他，说他佛教地位极高、修行极好、神通极大，种种褒扬赞叹之词才渐渐多起来，许多人开始惋惜当年没能好好向他求法。大家纪念惋惜，说怎会有这么大的一位成就者却没人注意到——其实并非无人注意，而是当时信众佛弟子较难接受持戒严谨、不苟情面的成就者，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譬如丘桑仁波切在世时，正因神通极大、做了许多事，否则也可能落得同样境地。

他脾气也不好，到处得罪人，传记里也说他是个不顾情面的人。不顾情面在世俗是很大的缺失，但在佛教、尤其在戒律上，却是极大的功德——能真正不顾他人情面、专注修持守戒，是修行人高尚的品德。许多大师、成就者起初大多秉持这样的作为，可真到收弟子、度化弟子时才发现，这样很难做：那样一来弟子恐怕要跑光，没有一个弟子愿意接受上师用这种方式。

所以许多成就者也慨叹，末法时期都是上师追着弟子、上师哄着弟子，实在是时代的悲哀。总之，这里提到的冈波切、又叫藏波齐，指的是白教多杰札一支传承的上师。财旺诺布在此所受的，是拉扎普巴金刚法门，主要在这位上师座下受过普巴金刚灌顶；祖师财旺诺布也把大圆满法传给了他。这位上师是一位舍世瑜伽士，也是当地寺庙的住持，但因他极为低调、一辈子做舍世瑜伽士、终生闭关，连多杰札传承里知道他的人也不多。

此后祂又应达噶寺住持喇嘛及其侄子之邀，给予灌顶传法，满足众人心愿。再后来，财旺诺布从嘉旺桑给的大弟子释迦桑给那里，得到由藏宁嘿噜迦大师传下的惹琼巴大师耳传、新译一派的胜乐金刚灌顶，也得到《三种珍宝》，以及伏藏大师丹宁林巴的大圆满《智慧视解脱》的灌顶、口诀与开示。此期间，财旺诺布写下了上师瑜伽修持的引导《莲花鬘》与许多口诀。附近的僧俗百姓都对财旺诺布充满感激与信心，财旺诺布也为他们各传相应的法门。

此后，财旺诺布离开当地，经扬唐前往西藏西部的阿里，抵达一处《喜金刚续》曾预言、佛教与印度教共尊的圣地。当地人称之为穆克蒂纳特，当地方言则叫穆塔沙咤，总之即所谓「百泉眼圣地」，有一百零八个泉眼。财旺诺布形容此地极为特别，到处可见如祥云般聚集的空行母，以及在石上、水上自然燃烧的火焰。

它位于西藏与尼泊尔交界的木斯塘——木斯塘又分上下，在上下交界处向东，翻越陀龙垭口，那里的圣地又被称为「解脱之门」、「解脱之主」。在印度教，这是他们保护神毗湿奴的重要圣地，故有许多圣迹与神殿；在佛教，则是空行母二十四圣地之一。我们讲，释迦牟尼佛过去示现胜乐金刚，后来将胜乐金刚的坛城收摄回去，留下这二十四大圣地，每一处都有无量空行母、勇父聚集，此地便是其中之一。

它也是观音菩萨的圣地，当地建有观音佛堂；莲花生大士过去也曾在此闭关禅修，并特别称赞此地对修行极有助益。那里有几处特别的圣迹：一是那一百零八个泉眼，源源流出泉水，如今到当地看，是做成一整排水龙头嵌在墙上。历来许多人，无论佛教徒、印度教徒，都认为那水有加持：印度教徒认为那是毗湿奴化解魔咒、获得重生的圣水；佛教徒则认为是莲师、观音、勇父空行加持的甘露水，能消业障、得未来解脱。

当地还有一处自然圣火，在石上、水上自然冒出，是天然的，大家视为重要圣迹，认为有加持，说这火能排除许多障碍，火的灰烬也有加持。如今它供奉在当地寺庙一座观音佛堂的佛龕之下，龕下有一个洞，洞里便是那火焰，许多人去朝拜、

观瞻。财旺诺布的法集里提到，祂朝拜之后写下一篇《深明金刚瑜伽传承祈请如意宝王》，写的是时轮金刚传承祖师的祈请文。

祂朝拜这一百零八泉眼的圣地——也就是穆克蒂纳特——时，心有所感，感到时轮金刚传承祖师的加持融入自己心中，便在此时写下。此后，祂又收到当地阿贡丹真国王、王后与大臣的邀请。这位阿贡丹真，文中说他是果洛上区罗统地区、相传红财宝天王的化身，具阿玛换雪脉后裔的历代法王传承。

应阿贡丹真国王及诸大臣之请，财旺诺布到当地为他们传授了大圆满空行心水的灌顶、传承与导引，也传了龙煞空行心髓——即马头明王、金刚手、大鹏金翅鸟三合一、也就是三猛合一的法门。金刚手菩萨、马头明王、大鹏金翅鸟三猛合一，这法门我们之前传过。祂在当地传授这些法门、作了这些教化。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其余下次再说。这一堂课进行得较为顺利、效率高些，一下跳过了好几个地方。好，其余下堂课再讲。谢谢大家。